

参考资料

德国快讯

2017 年第 18、19 期合刊 · 总第 690、691 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欧盟政治动态

- 容克欲在全欧盟推广欧元
- 为何东欧不愿重复欧元的错误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专辑澎湃 | 同观·德国

- 柏林果真静悄悄？无悬念又沉闷的大选下隐伏危机
- 本次大选最大谜团：满载各种愤怒的德国另择党
- 选纲+颜值：超级“冷板凳”自民党的逆袭
- 绿党“黑化”：大选后会出现“牙买加”联盟吗
- 失业率降低背后的隐忧：左翼党能抓住选民的心吗
- 下轮选战已打响：另择党大胜后德国如何避免撕裂
- N 张图读懂德国选民把另择党捧上议会第三大党的执念
- 若默克尔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德关系会怎样

容克欲在全欧盟推广欧元

明镜在线 9月13日讯 周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呼吁加强欧洲内部的合作。他说，欧盟的经济景气指数已经连续五年上升，目前所有成员国均实现经济增长。“现在是时候建立一个更强大、更民主的欧洲”，他说。他在讲话中就欧盟的未来提出一系列建议：

来自基民盟的容克想要把欧元推广至整个欧盟，包括相对贫穷的东欧国家。为此，他建议建立一个“欧元准备工具”，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欧元不应仅仅是选出来的几个国家的货币”，容克说。根据欧盟协议，除英国和丹麦以外的所有欧盟国家都有使用共同货币的义务和权利。

此外，应取消欧盟国家之间的边境检查：申根区应立即向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开放，满足条件后克罗地亚也应进入申根区。

容克的建议显然是有争议性的。把欧元区扩大至整个欧盟，这意味着匈牙利和波兰等对欧盟持批评态度的国家，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贫穷国家也将进入欧元区。

关于贸易，容克说：“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贸易计划。”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自由贸易谈判最晚应在 2019 年完成。“每增加 10 亿欧元的出口就意味着新增 14000 个工作岗位。”欧洲始终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贸易区。与此同时，容克还指出：“我们不是天真的自由贸易倡导者。”应当对外资投资进行筛选和监督。

英国脱欧不是欧盟的未来之路。容克说，欧洲将会继续前行，他宣布在英国脱欧之后的那一天，即 2019 年 3 月 30 日，将在罗马尼亚的锡比乌举行欧盟峰会。

容克还提出了一项保障竞争力的工业战略。他说，汽车制造厂商应投资未来的清洁能源汽车。那些汽车集团在尾气值上弄虚作假，这令人震惊。而且，欧洲必须成为防止气候变化方面的先锋。在防止网络攻击方面，欧洲也应更加努力。

他说，必须继续对移民进行监控，“如今，我们对欧洲外部边境已经有了更有效的保护”。他表扬了意大利和志愿者们提供的帮助，并就合法移民途径和遣返非法滞留者提出建议。他说：“欧洲不是堡垒，也不能成为堡垒。”

容克以令人动容的语调谈到了欧盟内部的自由、平等和法治。他说：“我始终在为欧洲而战，我从未失去对欧洲的爱。”欧洲法院的法律判决必须在欧盟内部得到承认，他说：“欧盟不是一个国家，但必须有法治。”鉴于目前有关重新分配难民的争议，这也可以看作是在旁敲侧击地敲打匈牙利总理奥本。

与此同时，容克也表达了对东西欧之间隔阂日深的担忧：“欧洲必须团结一致，而不是分裂。”他警告说：在儿童医疗服务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差异不应进一步扩大。在一些东欧国家，市场上食品的质量低于西欧国家。“但没有理由让斯洛伐克人少吃鱼，捷克人也没有理由接受较低可可含量的巧克力。”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土耳其人在“大踏步地”远离欧洲基本价值观。“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土耳其不可能加入欧盟”，容克说。

为何东欧不愿重复欧元的错误

《世界报》网站 9月13日讯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想要扩大欧元区，而对许多成员国而言，欧元现在已经是一个问题。有些国家并不想要欧元，它们也有充分的理

由。

容克的主张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按照欧盟条约的约定，除丹麦和瑞典以外的成员国在满足特定的趋同条件后将成为欧元俱乐部的成员。问题在于：最近的欧元危机表明，一些国家显然没有能力在共同货币区生存。

过去几年，不仅是欧元区成员国，尚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的民众也对欧元大失所望。从德国大选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虽然几乎所有参与执政的政党都支持欧洲一体化，并主张进一步向欧盟让渡权力，但容克全面推广欧元的想法却没有出现在任何政党的竞选纲领中。

自 1999 年诞生至今，虽然欧元为民众带来许多好处——跨国转账、其他欧元国家度假，这一切都变得更简便、成本更低。但欧元推动欧洲一体化这个目标可以说是失败了。启用欧元后不久，成员国之间的差异就开始扩大。而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欧元国家开始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从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人均收入来看，1999 年之前的变化基本同步。西班牙将比塞塔换成欧元之后，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经济繁荣，德国在告别马克之后却首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停滞，而意大利的经济在将里拉换成欧元之后的几年中波澜不惊，并没有明显变化。负面影响在若干年之后才显现出来。

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所有欧元国家都遭受了财富损失，但德国很快摆脱了危机，并进入近期历史上罕见的长时间的繁荣期。意大利则不得不在一次又一次的经济衰退中苦苦挣扎，艰难复苏。在因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遭遇经济寒冬之后，西班牙又一次出现经济衰退。

“统一货币导致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独立分析机构 Gavekal 研究所的战略分析师查尔斯·戈福（Charles Gave）说。这是经典的盎格鲁-撒克逊派观点，将欧元视为罪魁祸首。

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一个国家不能用自己的货币借贷，或者不能使用一种能由自己控制的货币，这个国家的发展和繁荣就将受到掣肘。只有经济景气周期同步，或能极其灵活地适应外部冲击的国家才能使用共同货币。

甚至芬兰也有类似经历，在千禧年过后经历了三次冲击——诺基亚的没落、造纸工业危机和对其重要贸易伙伴俄罗斯的制裁，而其他欧元国家并没有遭遇这些冲击。由于无法将自己的货币贬值，芬兰陷入经济停滞，远远落后于保留了克朗的邻国瑞典。20 世纪 90 年代，芬兰曾通过使芬兰马克大幅贬值，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克服了苏联解体和银行危机这两大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

鉴于这些经验，许多东欧国家并不太愿意放弃自己在货币政策上的灵活性。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可以通过兹罗提和福林的大幅贬值来缓冲金融危机的后果。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这两个国家早就应该加入欧元区了，因为不论是利率、通胀还是负债率，它们早已符合趋同标准的规定。

捷克的情况更加明显，它是欧元区候选国中的模范生。信用评级机构惠誉预计，捷克今年将实现财政盈余。而在存量负债占比上，捷克也以 35% 远远低于趋同标准所规定的 60%。

几年前，作为加入欧元区的前期准备，捷克政府就已经将克朗与欧元挂钩，但在今年春天却又解除了。专家们认为，这清晰地表明捷克并不急着加入欧元俱乐部。但其邻国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也表明，加入欧元区也不一定是坏事。斯洛伐克自 2009 年起使用欧元。这个国家曾是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之前较穷的那一部分，但自加入欧元区以来，斯洛伐克的经济发展要好于捷克。

而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克罗地亚离趋同标准还有很大差距。罗马尼亚的新增负债过高，克罗地亚的存量负债率高达 82%，保加利亚的经济在欧盟中垫底。在人均收入方面，欧元区并没有正式标准，而保加利亚的人均收入低于欧元区平均值的 50%。

但容克已经提出了解决方案。他主张设立“欧元准备工具”，为将要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提供技术和财政帮助。这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式的解决方案：用尽可能多的钱和救助方案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专輯

【编者按】2017年9月24日，德国将迎来第19届联邦议院选举。分布在299个选区内的6150万选民将在42个政党及其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最后组成至少598人的联邦议院。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及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同观·德国”专栏，密切关注这场欧盟第一大国的选举，多方面观察、分析、判断德国未来几年的内政外交走势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同观·德国 | 柏林果真静悄悄？无悬念又沉闷的大选下隐伏危机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胡春春

实在太无聊了。实在太沉闷了。实在太……德国……了。

想到本周日9月24日就要举行的第19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笔者脑海里能够搜罗出来的评语仅有这几条。难道作为专业德国研究者，对于德国、乃至欧洲政治生活中头等要事的态度竟然也就是一个看热闹的水平？且慢！究竟是什么给人以无聊、沉闷、很德国的印象呢？

“后真相”时代的德国大选很无趣

首先是今年的德国大选看来毫无悬念。虽然能够越过百分之五得票率门槛、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为数并不少，有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联盟党）、社会民主党、绿党、自由民主党、左翼党、德国另择党等六个党，然而第一大党即组阁主导权之争也就在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进行。而让一场竞争失去竞争性的原因，莫过于竞争双方的实力悬殊、胜负已定：两党的差距在大选正式投票前一周已经达到了17%，社民党的支持率跌到了20%的历史低位。

这么看来，今年的德国大选除了年初社会民主党宣布由马丁·舒尔茨出面角逐总理一职的短暂时间，默克尔本人和她领导的联盟党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挑战者，所谓“选战”的说法也从来只是习惯使然。2017年的这场“战斗”，对于默克尔的挑战者舒尔茨而言，根本就是一场注定无望的“风车之战”。

社会民主党和舒尔茨的尴尬角色，以及此次德国大选的沉闷色彩，在9月3日唯一的一场两大党总理候选人电视辩论中表现无疑。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直接交锋中，默克尔和舒尔茨更多的时间是在表达对于对方执政观念的认同，而非否定，以至于观众不禁发问：既然大联合政府的双方如此和谐，那么有什么必要改弦更张呢？

令德国大选观察者哈欠连天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德国大选没有极端势力可能带来的令友邦惊诧的颠覆性。在经历了英国选择自我隔离的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以

“美国优先”的民族主义口号逆袭白宫、法国马克龙到第二轮才能击败勒庞等种种场面以及竞争双方从诽谤到谩骂的种种手段之后，观众突然很不适应德国式的稳定和以纲领为中心的政党竞争文化。

在“后真相”政治文化大行其道的时代，英国《金融时报》评论不禁就德国大选发问：“人身攻击、捏造事实和随意编造的谎言去哪了？”按照这个底线式标准，德国大选所表现出来的稳健和理性，是无论如何称赞也不过分的。我们可以从积极的角度对待德意志式的无趣，即“德国是欧洲少见的愿意捍卫战后秩序准则和制度的国家”，而且经济和就业市场的空前繁荣似乎也没有理由让德国人改变这种坚守。事实上，很多德国人也确实真心认同迄今为止的德国道路和欧洲道路，质疑和反问更像是一种有益健康的牢骚。

平静表面下隐伏德国政治停摆危机

然而如果仅仅以乐观主义的身份看待德国大选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这种立场并没有面对无聊与沉闷印象的直接后果，即公民政治参与热情的下降，这也是西方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秩序一段时间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内部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社会可以说是一段时期似乎已经达到了“历史终结”境界的西方世界的一个成功样本，未来似乎已经无需想象，守成既是胜利。

所以德国著名的左倾自由主义新闻人、“明镜在线”的专栏作者和左翼报纸《星期五》的出版人雅各布·奥格施泰因日前反讽地发问：“如果不管把票投给谁，默克尔都会连任总理，那么为什么还要去投票？”如果说选举机制是德国社会每四年一次总结过往经验、规划未来发展的机遇的话，那么德国选民可能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如下问题：选择已经执政十二年的默克尔无疑意味着守成，然而所守的将是怎样一种成就？德国未来四年的发展，果真不需要另外的选择？如果需要，现实提供了何种选择的可能性？

这么一看，局面显然不复一片大好。德国经济目前确实处于两德统一以来最好的时期，失业率已下降到统一以来的最低水平，政府连续几年奇迹般地实现财政盈余，然而这是默克尔执政的成就吗？

从国内政策来说，分析者从德国眼下的经济繁荣中看到的更多是施罗德时期“断臂求生”的改革政策。施罗德当年削减社会福利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和提高德国的竞争力，代价是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自此以后逐渐失去在社会公正议题方面的主导权和公信力，这一苦果正由舒尔茨吞下，默克尔则坐享其成。而在经济形势向好的条件下如何实现社会财富的公正分配，恰恰能够触动德国社会的敏感神经。

从国际环境来看，德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与欧盟迄今为止无法机制性解决欧债危机形成鲜明对比；德国经济得益于欧元，与欧元的结构性缺陷形成鲜明对比：这究竟是默克尔执政的成就，还是默克尔执政失败的例证？默克尔在 2015 年难民危机最高潮时期开放边境，宣布“我们能做到”，确实体现了政治家的担当，但是在对难民接纳和融入的实际过程中，默克尔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动机、方案、目的、愿景？德国无人知晓，欧洲也无人知晓。而恰恰是默克尔无序的难民政策引发的民众不安，让原本以反欧元为诉求的德国另择党迎来了第二春，并以难民话题为突破口，使得德意志种族纯洁论等种种历史沉渣再度浮出水面。

按照目前德国外长、社会民主党人加布里尔的说法，默克尔间接造成了德国另择党的壮大，而按照目前的选情，德国另择党进入下一届德国联邦议院几乎已成定局，

这意味着德国联邦议院大厦将在 1945 年之后第一次迎来极右翼，对内、对外的象征意义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要谨防德国战后七十年历史反省的努力的倒退。

我们不妨进一步想下去：德国另择党有可能位于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之后，成为联邦议院第三大党，而如果下一届政府继续目前的两党大联合格局，那么德国另择党将成为联邦议院第一大反对党，而第一大反对党按传统将获得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按照德国另择党“言行一致”的做派，将来的预算委员会很有可能会杯葛不符合德国另择党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动议，令德国政治停摆。

这么一路想下来，德国此次大选还能称为死水一潭吗？或者这貌似平静的水面下，正孕育着怎样剧烈的、未知的动荡？即使退一步考量，仅仅以胜选者默克尔组成政府的可能性为例，我们也无法继续保持乐观或者无动于衷。因为按照目前的民调，没有哪一个政党可以单独执政，而联合政府仅存两种可能性：一是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继续组成大联合政府，二是联盟党、自由民主党和绿党三党联手，这种组合因为三党的传统代表色分别为黑、黄、绿而俗称“牙买加组合”。

大联合意味着停滞，三党合作将迎来德国政治生态继左翼党、德国另择党成立之后更大的一次变动。这种可能产生的变动对于德国政治、社会乃至经济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谁也不敢轻易地下结论。这样看来，默克尔虽然大选胜券在握，但是胜选后如何组成有效政府、从而完成任期却远非易事。

面对种种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已经成为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活化石”的默克尔，无论如何看不出已经做好计划的样子，“明镜在线”甚至将默克尔的竞选手段称为“大型的佯攻演习”：唯闻炮声隆隆，但是总攻的目标在哪里？

同观·德国 | 本次大选最大谜团：满载各种愤怒的德国另择党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朱宇方

成立至今不到五年，却已一路高歌猛进，挺进 15 个联邦州议院；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它的支持率将有可能左右整个德国的政治生态；它的领导层极不稳定，权力斗争复杂，但易帅又变身却没有阻挡它迅速壮大；它的支持者中既有知识精英，也有社会边缘群体；反欧元，反全球化，反移民，反穆斯林，反同性婚姻……它就像个箩筐，装满了德国社会形形色色的愤怒和不满。德国另类另择党（AfD）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面目不清，令人迷惑。说它是本届德国大选中最大的谜团，真是毫不为过。让我们拨开重重迷雾，来看一看它的真面貌。

议题单一，却未昙花一现

2013 年，就在欧元危机的最高潮，以汉堡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卢克为首的 18 人小组创建了主张“解散欧元区”的德国另择党，认为欧元拖累各成员国的经济竞争力，败坏了欧洲的健康。在同年 9 月的联邦大选中，这个创办仅仅半年的政党支持率就高达 4.7%，离越过“5% 准入门槛”进入联邦议院仅一步之遥。它因此成为德国自 1953 年举行大选以来得票率最高的新设政党。2014 年，德国另择党进入三个联邦州的州议会，进入欧洲议会。而此时，它甚至还没有一份完整的党纲。

2014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另择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中高阶层，三分之一的选民来自最富裕阶层，政治立场中偏右。可见，此时的此事另择党是一个政治议题单一的右翼“精英政党”。而他们却偏爱使用“反精英”的政治话语，

称过度膨胀的“布鲁塞尔精英们”夺走了民族国家的能动性，并且置各国平民的处境于不顾。这使他们带上“民族主义”和“民粹”色调。

议题单一的政党常常会随着议题降温而凋敝，昙花一现，但就在欧元风波渐渐平息之时，德国另择党在 2015 年开始的难民潮中汲取到了新动力。这一年，随着北非局势的恶化，难民如潮水般涌向欧洲，而默克尔以实际行动打破《都柏林公约》，向上百万难民敞开欢迎的怀抱。她的姿态撼动欧洲，一时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但与此同时，难民安置、社会治安、恐怖袭击等问题接踵而来。2016 年新年的科隆性侵事件更是将默克尔的难民欢迎政策推向风口浪尖。德国社会在耗尽了最初的善意之后滋生出的忧虑、不安乃至愤怒成为德国另择党的东风。

转型：包罗万象的反抗性政党

2015 年是这个政党的转型年。2015 年 4 月，曾担任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的原另择党副主席亨克尔退党，同年 7 月，卢克教授也宣布退党。这标志着党内民族保守主义势力胜过了原本的经济自由主义，指导思想逐渐右倾。在难民这个政治议题下，对现状不满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仇视外国人的新右翼主义者在另择党找到了精神家园。虽然另择党自称不主张以左右划分政治，但不可避免地被正式贴上了右翼民粹主义标签。

2016 年 5 月，在已经进入 8 个联邦州议院之后，德国另择党终于在一次党代会上部分通过了它的第一份政治纲领。除了一如既往地疑欧，纲领中较为明确的观点只有：“伊斯兰教不属于德国”，因为伊斯兰教的宗旨有悖于德国基本法。

2016 年 9 月，在默克尔的政治故乡——梅前州的选举中，德国另择党以 20.8% 的支持率超过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成为第二大党。舆论因此一片哗然，甚至有人说这是敲响了默克尔政治生涯的丧钟。

已经领导了德国整整 12 年，突破重重危机的默克尔当然没有那么容易被撼动，但德国另择党一路高歌猛进，在联邦层面的支持率攀上两位数，几乎坐稳第三大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再一味以廉价的激进民粹主义来诠释这样一支政治力量显然过于苍白，而且德国另择党恰恰明确表示要摒弃传统民粹政治中的种族主义和街头暴力。

现在，德国另择党的领导层还是知识精英，但低教育水平、中低收入者群体已悄然成为其支持者中的重要力量。他们是长期失业者、是怕被难民夺走饭碗的老移民、是遭受穆斯林排斥的同性恋……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失意者。德国另择党也已从初建时的单一议题精英政党，变身为包罗万象的反抗性政党。

谁将左右未来四年的政治版图？

德国的选举制度导致很难有一个政党能单独执政，而是必须与其他政党组建执政联盟，这就使得德国政党之间的对抗比较缓和，主要政党的政见趋同。尤其是 2005 年默克尔上台执政以来，基民盟像黑洞一样吸纳了各传统政党几乎一切有意义的政治议题和主张，使得传统反对党几乎沦为尴尬的陪衬。在不久前的电视辩论中，默克尔的挑战者——社民党党魁舒尔茨面对这位女总理的慷慨陈词喏喏应和，媒体不无揶揄地说：本应刀光剑影的对决变成了舒尔茨的“求职面试”。

政治光谱过于单一使德国社会中不同的声音难以找到政治代言人，现在，它们在德国另择党找到了栖身之处。德国另择党始终还是一个议题性政党而非纲领性政党，

这一方面增加了它的包容性，但另一方面内部派系林立、麾下鱼龙混杂也增加了其本身的不稳定性，使其未来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在这个周日即将举行的德国大选中，德国另择党的最终得票率很可能将左右德国未来四年的政治版图。目前看来，默克尔所在联盟党将是第一大党，社民党位居第二，但没有一党能单独执政。如果德国另择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将挤压社民党和左翼党的得票，使社民党与左翼党和绿党组建“红红绿联盟”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彻底化为乌有。因此有人说：“反默克尔的德国另择党恰恰在帮默克尔扫除障碍。”而如果德国另择党的支持率高到默克尔不仅无法与自民党组建“黑黄联盟”，也无法与自民党和绿党组建“牙买加联盟”，那么为了德国政治的稳定，黑红两党可能不得不再次组建“大联盟”，而这无疑将使社民党在默克尔的强势执政下继续沦陷，未来前景黯淡。

所以，虽然此次德国另择党进入联邦议院已无悬念，但它仍是本次大选中最大的谜团。当然它在未来的联邦议院中将如何影响德国的政治决策，默克尔是否能继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逢凶化吉，这是更大的谜团。

同观·德国 | 选纲+颜值：超级“冷板凳”自民党的逆袭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俞宙明

德国大选日益临近，人们对于联盟党和社民党这两个全民大党的表现却日益失去兴趣：默克尔领衔的联盟党再度胜出已无疑议，社民党再不济也还是能稳坐老二。新一届联邦议院第三把交椅的争夺成为关注的焦点，参与角逐的四个小党中，相较于保卫阵地的绿党与左翼党和新崛起的德国另择党，自民党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这支已经在联邦议院的大门外坐了四年冷板凳的队伍，正在奋起逆袭，不仅有志于重返联邦议院，还有望在执政联盟中获得一席之地。

自民党在德国战后历史上绝非泛泛之辈。1948年成立以来，它一直活跃在德国政坛，成为大党组阁的重要伙伴，共计参与组阁15届，为联邦政府贡献了8位副总理、4位外交部长，外加2位联邦总统，参与执政时间长达46年，是德国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自民党最近一次参与执政是在2009年到2013年，以14.6%的历史最高支持率与默克尔的联盟党联合组阁，似乎进入全盛时代。然而所谓盛极而衰，四年后2013年的联邦大选中，自民党一落千丈，竟以4.8%的支持率，未能达到联邦议院的5%门槛，历史上第一次被关在联邦议院的大门之外，连在野党都做不成了。

四年尝胆，一朝逆袭

被踢出联邦议院，无法继续在联邦层面参政议政直接发挥其政治影响，对一个政党的打击可以是毁灭性的。例如也曾风光一时的海盗党，就因为一直无法拿到足够的选票进入联邦议院，渐渐式微而终被遗忘。但作为拥有坚实基础、完整理念、悠久传统和丰富经验的成熟政党，自民党并不甘于在议院大门外坐冷板凳。四年来该党在联邦州层面仍然相当活跃，目前共计在10个联邦州的议会拥有席位，并在其中3个联邦州参与执政。今年自民党在西部两个州的议会选举中取得佳绩：在石-荷州获得两位数的支持率，与绿党并列，成功组成“牙买加”执政联盟；而在德国第一大州北威州的议会选举中，该党更是以12.6%的得票创下其在该州的历史最佳成绩，成为州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与基民盟成功组阁执政。

四年板凳，卧薪尝胆，本届联邦大选中自民党无疑要奋力一搏。长达 95 页的选纲提出了的口号就是“我们不再旁观”。自民党主席与候选人林德纳表示，该党只不过是休了四年的“学习假”，如今充电已经完成。林德纳的自信并非毫无根据，当前各个主要民调机构发布的选情数据中，自民党的支持率均在 10% 上下，重返联邦议院毫无悬念。

自民党的东山再起，伴随着社民党的没落。今年上半年社民党在萨尔、石-荷和北威三个州的州议会选举中接连落败，而自民党则在其中两个州成为胜者，尤其北威州曾是社民党的老巢，竟然被自民党攻占。从本届联邦大选的民调数据看，自年初以来，联盟党支持率较为稳定，社民党支持率不断下降，相对于一直比较稳定的绿党和左翼党，自民党和德国另择党的支持率稳步上升，可以说有一部分选民从社民党投向了这两个小党。

选纲+颜值的逆袭之路能走多远？

那么德国选民为什么会重新青睐自民党？

这首先与德国人求变的愿望是分不开的。德国政坛在默克尔的大联合政府执掌下，已经渐渐成为死水一潭，各个政党的理念和政策逐渐趋同，默克尔和舒尔茨的竞选辩论竟然一片和谐。无论是两大党本身，还是民众，都希望结束这种两大党联合执政的所谓寡头政治的局面。四个小党的权重由此上升。

而在四个小党中，绿党与左翼党一直形象平平甚至在渐渐走下坡路，当前风头正健的德国另择党是异议型的极右翼民粹政党，松散而缺少成熟的理念和纲领，很难真正获得民众的认同。而自民党作为成熟的中右政党，更能扮演一个平衡者的角色，而该党的选纲虽然也与其他政党一样大致趋同，却也能在难民等问题上大胆发声，例如提出了别的党都没有明说的“叙利亚难民在战争结束后应当回家”之类的较为尖锐直接的观点，也在民众中树立了一个温和的异议者的形象。如此，自民党成为既求变又求稳的选民的首选。有媒体甚至评论说，自民党适合具有任何倾向、任何诉求、任何目标的选民。

最后，自民党候选人林德纳的个人形象也不能不提。自民党的选战已经成了林德纳的秀场。这位 38 岁的候选人年轻有为，魅力四射又口才出众，甚至有人把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相提并论。与默克尔和舒尔茨无聊无趣的辩论比起来，林德纳的讲话无疑要赏心悦目得多。选举虽然是政治，但颜值和演技也是可以加分的，尤其是各党的观点趋同、令人无从选择的时候。

不过，自民党的四年板凳也并非没有留下后遗症。首先是该党在选纲中体现的理念，尤其是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观点被斥为“陈腐”“老一套”。同时该党也面临人才匮乏的问题，新生代未能在联邦议院中得到应有的历练，从政经验不足，一些不成熟的做法也遭到了批评。包括林德纳本人月前就德俄问题开炮，也遭到媒体批评，认为他不该找这么一个复杂的、讲不清楚的而且选民们并不关心的话题。

虽然如此，可以肯定的是，自民党一旦成功重返联邦议院，就会成为大党联合执政的首选伙伴，无论是社民党还是基民盟，都会优先考虑与自民党联合。自民党对此也具有信心，林德纳还提出要把财政部长作为组阁的条件，否则宁可在联邦议院中做最大的反对党。

不过，目前各党的支持率分布甚为微妙，而且最新的民调显示，尚有 35%-40% 的选民至今仍然无法确定自己将投谁的票。9 月 24 日以后，组阁的各种组合，甚至是黑红大联合被迫继续，都有可能发生。自民党在逆袭之路上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

知数。

同观·德国 | 绿党“黑化”：大选后会出现“牙买加”联盟吗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朱苗苗

“绿色就是不一样”，这是德国绿党在集会和竞选场合常喊的一句口号。离本周日即将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大选还差一周的时间，绿党在党代会上进行了最后的动员，再次将这句话作为“选举呼声”，同时不遗余力地批评同为小党的自民党。一直显得沉闷而无趣的德国大选终于在冲刺阶段有了点看头，它的紧张感源自目前还难以预测结果的“老三争夺战”以及组阁悬念。绿党咬紧牙关要和左翼党、自民党和德国另择党一争高下，其最后结果将直接影响执政联盟的构成。

这四个小党目前的民调支持率咬得很紧。当前的形势让绿党不容乐观，它的支持率最近一直在 7%-8% 之间徘徊，在四小党中式微。刚刚过去的夏天，占据大幅新闻版面的大众排放门丑闻、德国鸡蛋丑闻、美国飓风、甚至包括欧洲大陆过山车般的气温起伏简直就像是为绿党竞选宣传而“量身定制”，可这些都没能助绿党一臂之力。人们不禁会问，曾经最高支持率达 25.5%（2011 年）的绿党，如何在短短几年间变得如此低迷？身处反对党位置长达 12 年之久，绿党在本届联邦议院大选将何去何从？

光是“绿”还不够

德国绿党并非世界范围成立最早的生态政党，但绝对是实力最强的一个。1983 年，成立才三年，绿党便进入联邦议院；1985 年，绿党首次参与联邦州执政——黑森州红绿联盟政府；1998 年-2005 年，绿党与社民党组成德国红绿执政联盟。绿党目前在 16 个德国联邦州中的 10 个州参政，在原本基民盟大本营的巴登-符腾堡州由绿党人克雷齐曼担任州长。自成立之日，绿党就深刻地影响着德国的政党及政治生态：环保和生态成为德国所有主流政党纲领的重要内容；绿色和可持续理念成为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德国保持作为环保先锋的优良国际形象。2011 年前后，基民盟和社民党两大全民党在选民中的信任度整体滑坡、执政能力遭到较大质疑的空档，再加上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影响，绿党的支持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企。但好景不长，2013 年联邦议院大选，绿党得票率迅速回落到 8.5%，期间有过起起落落，至今仍没有太大起色。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

第一，其他政党也开始严肃对待环保议题，绿党的特色被削弱，而除了环保和生态议题，其并不擅长经济和社会议题；第二，目前国际和国内大环境出现变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另择党的崛起拿走了绿党不少选票；第三，党内缺乏像当年费舍尔那样具有强烈个人魅力的领导人物。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绿党选民的基本盘依然比较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德国，环境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据 2016 年的最新调查，德国民众认为最紧迫的三大挑战依次为：移民、犯罪/安全、环境与气候保护。而在环境与气候保护的职权领域，民众最能信任的政党依然是绿党。绿党支持者的特征是：居住在大城市、受过良好教育、收入高（仅次于自民党选民位居第二）、女性居多、相当比例从事服务业和教育行业（工人比例在所有政党中比例最小）。绿党选民还有一个特征，其年龄老化速度很快，2000 年平均年龄为 40 岁，到 2016 年则为 48.1 岁，这也证明了绿党基本选民的忠诚度较高。

在本届联邦议院大选的竞选纲领中，绿党提出了十点计划，其核心议题设定为“环境与公正”，一方面为了突出本党特色，另一方面是想拉拢社民党选民。显然，绿党吸取了上一届选举中要求“素食日”和提高中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教训，没有采取更偏左的立场。

“牙买加”联盟成算几何

目前的民调显示，从数字上看，由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组成的黑黄绿执政联盟（俗称“牙买加”联盟）的可能性伴随着德国民众求变心理而日益增大。那么，从政治立场上看，作为一个在政治光谱中被划为中左的党派，绿党是否可能与右翼保守的联盟党以及右翼政党自民党联合执政？

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绿党和联盟党可谓“死对头”，而就在上周日，相隔数公里，绿党和自民党同时召开大选前的最后一次党代会，两党隔空互怼。绿党党主席格林-埃卡特说：“谁要是想让气候变暖，就选自民党吧。”以至于随后有媒体幸灾乐祸大喊“‘牙买加’死了，这样最好不过。”这种互怼不过是作秀，目的是为了在冲刺阶段突出本党形象，各自再刷一把存在感。而形势发展显示，黑黄绿执政联盟的可能性的确具备了一定的前提：

首先，当了12年的反对党，绿党的执政愿望强烈。这一点和自民党有共同点。根据目前的民调，若两党都想执政，只存在牙买加组合的可能。

第二，绿党最初作为抗议党的棱角在历次选举和参政中被渐渐磨平，它学会了妥协。绿党已经发展成为当初它激烈反对的那类党派：精英、主流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点上它与联盟党和自民党并无太大区别。

第三，绿党基层首次选出了均来自现实派阵营的党领导双人组合。两人主张尽一切可能执政，支持黑绿联盟。党主席之一厄兹德米尔被称为“最黑的绿党人”，他曾公开称赞来自“黑党”的科尔的一些言论。绿党基层即使有反对的声音，但也深知，对于这届选民，可能参政的绿党更具吸引力。

第四，在地方和联邦州层面，如科隆、法兰克福、巴登-符腾堡州、石-荷州，黑绿或者黑黄绿已经有过实践。默克尔其实很早就觉察到黑绿（黄）联盟的可能性和好处，比如可以减少自民党的政治敲诈。

第五，三个党派相互间都有一些具有契合度或者有较大妥协空间的政策立场，比如：移民、欧洲政策、能源政策。

“绿色就是不一样”——三十多年前的绿党的确如此，它傲娇地宣布自己是“反政党的政党”，再看看今天绿党政治人物及其言行，可以肯定的是绿党自身已变得大不一样。让我们脑补一下德国前外交部长绿党党人费舍尔穿着运动鞋进入黑森州议会进行入职宣誓、绿党党员在议会中边进行政治议题讨论边织毛线衣的场景。今非昔比，既然如此，黑黄绿联盟又未尝不可呢。

同观·德国 | 失业率降低背后的隐忧：左翼党能抓住选民的心吗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陈弢

本次德国大选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无论在德国传统政治光谱中居于中右的执政党联盟党，还是中左的社民党，以及在野的绿党和左翼党等都将社会政策和贫富差距问题作为了本党选战的重点之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对本党在该领域的政策进行宣传。贫富差距问题成为了德国社会关注的重点。

失业率降低，贫富差距却在拉大

在国际上，德国被视作是一个拥有国际顶级社保体系和社会福利的国家。这也成为了难民危机爆发后，大量难民都将德国看做是首要目的国的重要原因。然而，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完整社会保险体系的国家，德国的社保制度和社会福利体系在 21 世纪以来进行了巨大的调整。

21 世纪初，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推行了德国社会福利体制变革。按照这项被统称为“哈茨改革”的法案，很多合同时间短、报酬低下且得不到正式职工的工资和工时待遇的迷你工作 (Mini job)、定期合同 (Befristete Arbeitsverhältnisse) 和劳动派遣工作 (Leiharbeit) 等逐渐在德国社会上多了起来。而签订了这些合同的劳动者，不仅要频繁更换工作，且收入一般比签订了正式合同的人要低很多。在今天的德国，两份新签订的工作合同中，就有一份是定期工作合同。这些年以来，很多德国人都为获得一份正式的长期工作合同而努力。

近年来，德国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年年降低的同时，国内社会的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德国存在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2015 年，劳动派遣工作者的工资未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 60%，从而沦为了贫困人群。目前德国有 1290 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据统计，在 2017 年，月纯收入不超过 917 欧元的单身者都属于这一人群。据联邦经济部的最新统计，位于德国收入高层的那 60% 的人，每小时纯收入增长了 10%，而底层的 40%，每小时纯收入却下降了 7%；1991 到 2014 年间，德国最富阶层的平均可支配的收入提高了 17%，而最穷阶层的收入则仅仅增长了 3%。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德国国内的中间阶层人数在减少，从 1991 年的 63% 降到了 2014 年的 56%。

收入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导致了社会不公的加剧。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统计，全德的富人要比穷人平均多活 10 年。穷人不仅营养不足、缺乏运动，同时还常常有沉迷烟酒的不良生活习惯。此外，德国的贫富差距还存在年龄、性别和区域的不同特征。以区域为例，德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西部，东部地区 2014 年贫困率（即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口比例）是 19.2%，西部则为 14.5%。同时，由于退休金不断缩水，目前有 270 万德国人在退休之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收入不到德国平均退休金的 60%）。这一切都引起了德国公众的疑问，德国究竟是不是一个社会福利国家？正因如此，据一项研究显示，约 40% 的德国人认为社会福利和公平问题应该成为本次选战的主题。

主打社会福利和公平牌的左翼党

在此次选战期间，德国各大政党的竞选纲领都对工作、福利和社保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述。而在具体的竞选纲领中，各个党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表态区别甚大。作为德国第一大党的联盟党认为，创造了成千上万工作岗位的德国就业市场的灵活性非常重要。因此，定期工作合同不能被正式工作合同代替。非但如此，联盟党还在竞选纲领里指出，政府准备推广临时兼职工作。联盟党认为，德国养老金和工资正在显著提升，“德国在这个问题上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很可能在本次选举后进入内阁的自民党更是直接指出，要增强企业的自由空间，消除包括最低工资法案（2015 年 1 月生效）等官僚制度给企业带来的负担。

在此次选战中，竞选纲领里将解决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问题放在首要位置的政党，是德国左翼党。左翼党目前是德国联邦议院最大的反对党，同时也是欧洲最大的左翼政党之一。左翼党将减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作为了其竞选的基本纲领。在其竞选纲领中，该党要求将每小时最低工资从 8.84 欧提升到 12 欧元，并使这一制度在国家的管控下覆盖到社会各领域。其次是取消定期合同制度和劳动派遣制度，劳动派遣者应该享有和其他同事一样的工资待遇。此外，左翼党还提出了提高退休老年人待遇的呼吁。该党认为，要迅速解决老年人的贫困问题，需要每月为他们增加退休金 126 欧元（税后），其每月最低退休金应该达到 1050 欧元（税后），“没人应该在退休后依靠捡废旧瓶子为生”。最后，左翼党还提出对企业高管的工资进行限制，不能使其超过该企业最低工资者的 20 倍以上。同时，在德国，任何人的收入不应该高于社会最低收入者的 40 倍以上。

从历史来看，过分注重社会福利和公平，往往会影响经济效率和劳动积极性。这也是施罗德进行“哈茨改革”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化时代，德国面临着来自全世界的激烈竞争。任何过度地压抑经济效率而追求公平的措施，都可能会影响到德国的全球竞争力。因此，左翼党的很多呼吁很难立即得到政经两界的支持。而左翼党甚至要求彻底取消“哈茨法案”，因为该法案“以法律的方式带来了贫困”。这种激进的政策并不符合德国政治生态中追求稳定的传统。

与激进的左翼党不同，如果我们来读一下作为传统工人政党的社民党竞选纲领中的有关部分，就会发现该党要温和许多。尽管社民党竞选纲领以“是时候争取更多的公正了”为题，并指出要建设一个更大的“社会国家”，但其具体内容显然比左翼党的标准要低了很多。例如，在退休金问题上，社民党只要求退休金不得低于在职时平均净收入的 48%（与联盟党的主张相同），而左翼党提出了的标准则为 53% 的。此外，社民党尽管也提出要提升劳动派遣者的薪酬，但却没有像左翼党那样，要求取消这种合同制度。而至于提高最低工资问题，社民党的竞选纲领则基本没有涉及。

就目前的选情来看，若不出现突发重大事件，此次德国大选中的总理一职的归属似乎不再有疑问。问题在于，包括默克尔和她的联盟党在内的各个党派到底能在议会中获得多少席位。这直接影响到新政府的组成。而新政府的组成，将对社会公平和贫富差距这一重要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影响。尽管左翼党的激进改革纲领短期内很难得到实践，但作为德国政治的重要传统之一，各大政党往往会根据时代和选情的变化而逐渐调整自身的纲领。这正是联盟党起初坚决反对最低工资方案，而在上次选举结束后却选择支持实施的重要原因。

同观·德国 | 下轮选战已打响：另择党大胜后德国如何避免撕裂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朱宇方

北京时间 24 日 24:00，德国第 19 届联邦议院大选投票结束。目前，最初的选票估算结果已经出炉：

以现任总理默克尔为首的联盟党以 32.8% 的支持率成为第一大党，但与 4 年前的 41.5% 相比，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今年上半年轰轰烈烈的“舒尔茨效应”早已烟消云散，在大联合政府中的四年执政也没有赢得选民的认可，社民党这个德国第二大党的支持率竟创下战后新低，仅为 20.8%（2013 年：25.7%）。

大选前令人忧心的猜测最终成真，德国另择党将以 13.1%的支持率首次进入联邦议院，并俨然成为第三大党。这个以“反对欧元”起家，在难民危机中壮大的右翼民粹政党将获得 87 个议席，在德国政坛获得令人难以忽视的影响力。在联邦议院外坐了四年冷板凳的自民党在林德纳的率领下终于卷土重来，以 10.3%的支持率顺利越过“5%准入门槛”。得票率为 9.1%的绿党表现不算亮眼，但比 2013 年的 8.4%还是略有上升。左翼党也表现平稳，支持率为 9%，较上届微升 0.4 个百分点。

虽然以上结果只是选票的抽样估算，并非最终统计结果，但应该不会有太大偏差。

德国大选的第一个悬念已经解开，以上 6 个政党将进入联邦议院。紧接下来的第二个悬念无疑是组阁。在投票结束后按照传统举行的电视讨论会上，社民党党魁舒尔茨明确表示拒绝再次与联盟党组建大联合政府。按照现在的得票率，黑黄联盟已没有可能，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组建“牙买加”联盟几乎可以说是默克尔仅有的现实选择。自民党和绿党也都已表达了联合执政的意愿。但偏左的生态政党绿党和右翼的自民党在能源、环境、难民和社会公平等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接下来的组阁谈判不会轻松。

对默克尔来说，未来四年的如何掌好舵，率领在联邦层面首次出现的“黑黄绿”三色政府继续劈波斩浪，这无疑将是一个挑战。但 12 年来，默克尔对执政联盟的驾驭能力和对执政伙伴的控制能力已展露无疑，连社民党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左翼大党在大联合政府中也变成了默克尔身边乖巧的执政小伙伴。

然而这样的和谐是喜忧参半的。高效的政治决策力使德国这艘巨轮只经历了些微颠簸就接连驶过欧元危机、难民危机的重重险滩，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也正是因为政治光谱过于单一，使德国另择党这样缺乏长期纲领、不时抛出极端言论、不断撕裂德国社会的反抗性民粹政党找到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和发展壮大的空间。

在投票结束后的电视讨论会上，舒尔茨第一次对默克尔做出了真正严厉的指责：德国另择党能有今天，“默克尔要负主要责任”。为此，《明镜》周刊在网站上用了这样的标题：“舒尔茨打响选战”。这并非讽刺。只有从现在开始联邦议院中当好最大的反对党，社民党才能重新找回自我，才有可能在四年后东山再起。

同样的，如果“牙买加执政联盟”得以成功组建，对自民党和绿党来说，如何在平稳执政的同时在执政联盟内保持自己党派的政治特色，这将是重要的挑战。这不仅是为了不辜负选民今夜在选票上为自己画下的那个钩，也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良性政治争论。毕竟，良性争议是德国民主政治的根基。在争议中揭示和释放矛盾，才能避免极端思潮滋生，避免社会撕裂。

N 张图读懂德国选民把另择党捧上议会第三大党的执念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武亚平

2017 年德国大选刚刚落下帷幕，共计有 6150 万选民参加了今年的大选。本届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得票率均低于预期，联盟党得票率为 33%，社民党为 20.5%，而德国另择党（以下简称另择党）以 12.6%的得票率、德国第三大党的身份首次挺进德国联邦议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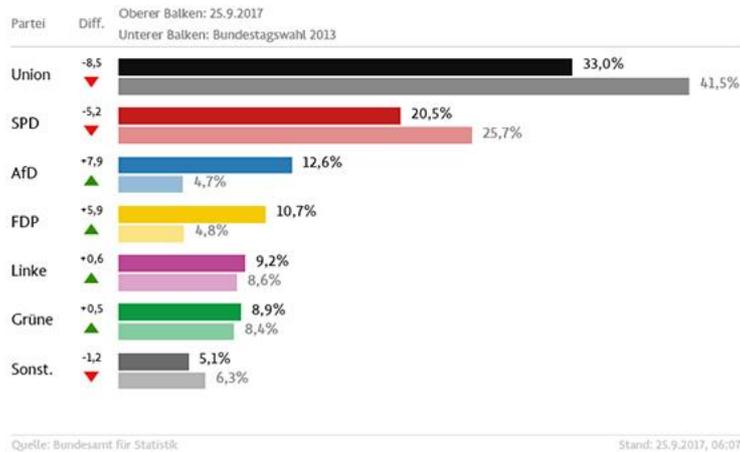


图 1 本届德国大选各政党 2017 年得票率及 2013 年得票率的比较。从上至下依次为：联盟党（Union）、社会民主党（SPD）、德国另择党（AfD）、自由民主党（FDP）、左翼党（Linke）、绿党（Grüne）、其他小党派（Sonst.）。从图中可见，联盟党得票率比 4 年前低了 8.5%，另择党则增加了 7.9%。资料来源：联邦统计局

自 1950 年来，德国议院将首次出现 6 个议会党团，另择党占了 709 个席位中的 94 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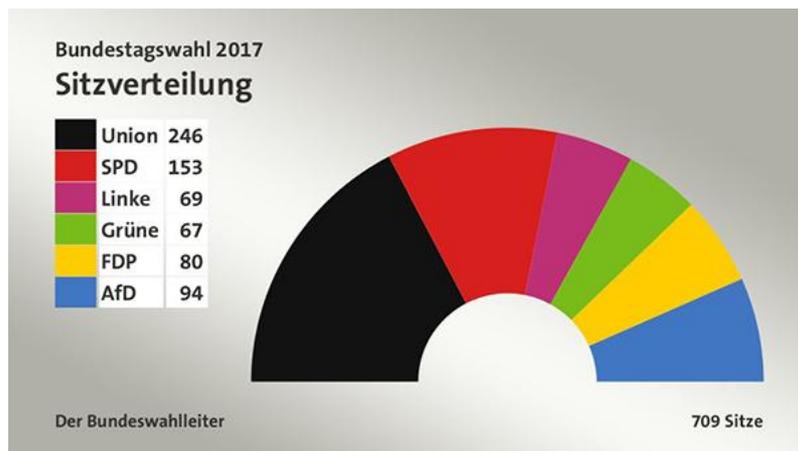


图 2 本次德国大选后各党将在议会中获得的席位，图左从上至下依次为：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左翼党、绿党、自由民主党、德国另择党。资料来源：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网站

在东部德国，另择党的得票率更是达到了 20.5%，成为第二大党。除了联邦议院，另择党还将进入 13 个州的州议会。在德国萨克森州另择党以 27% 的选票超越了基民盟，成为该州第一政党（如图 3 右）。

此外，另择党还获得三个议员票直选席位。在萨克森州边境一选区，另择党的议员票得票率更是达到 37.4%（如图 3 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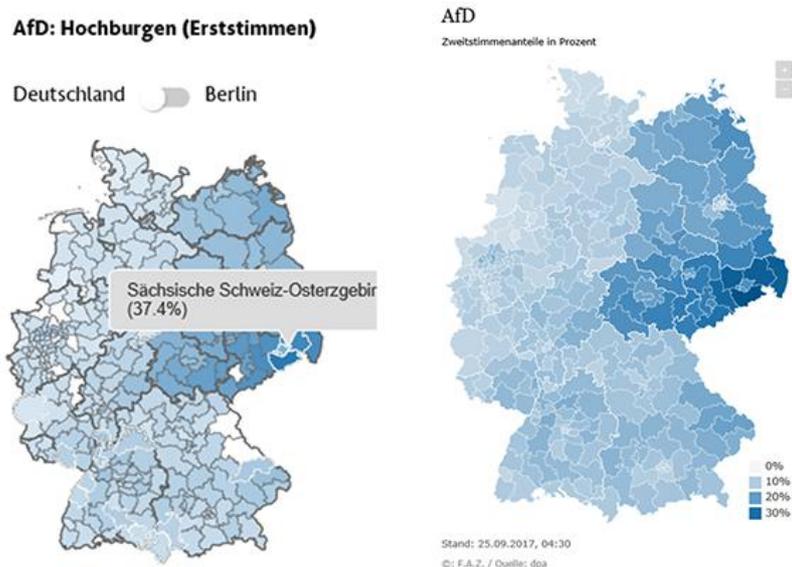


图 3 左图为另择党按第一票（议员票）划分的势力范围；右图为另择党按第二票（政党票）划分的势力范围。从淡色至深色表示势力越来越强。资料来源：《法兰克福汇报》，德新社

德国另择党为何成为本次大选最大赢家

1. 另择党选民空前一致的执念

另择党选民对本党怀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下图（图 4）中的内容从上至下依次为：99%的另择党选民认为，只有另择党真正意识到，德国民众正在失去安全感；99%的人认为必须降低伊斯兰对德国的影响；96%认为要更严格地阻止难民流入德国；85%的人认为另择党是德国唯一一个可以表达抗议的政党；仅有 35%的人认为另择党并未与极右派保持足够的距离。



图 4 另择党选民眼中的另择党。资料来源：《法兰克福汇报》及 Infratest dimap 民调公司

2. 吸引了以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群

2017 年德国投票率较 2013 年增加了近 5%，新增参与投票的选民人数达到 330 万。其中另择党势力最强的萨克森州以 75.4% 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

这次大选 330 万新增选票中有 120 万（占 36%）投给了另择党，70 万（20%）投向自民党，联盟党和社民党仅收获 38 万（11.5%）和 36 万（10.9%）。见下图

(图 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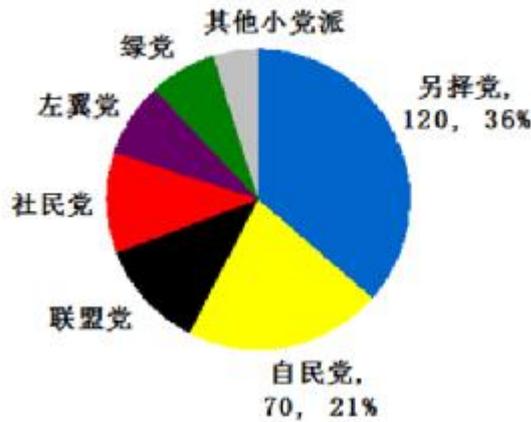


图 5: 各党派获得德国 2013 年未参与选举而 2017 又参与选举的选民选票的情况, 单位: 万人, 数据来源: 德国统计局, 本文作者制图

如下图所示 (图 6), 有 120 万 2013 年未投票的德国选民这次把选票投向了另择党, 加上 2013 年投了其他各小党派政党的选民, 这样两类人群人数占了 35%。21%的另择党选民来自于联盟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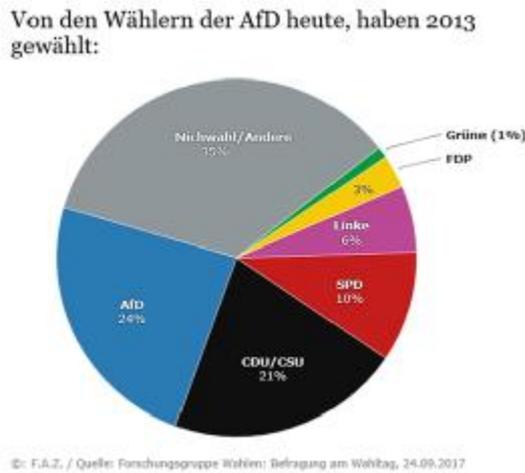


图 6: 另择党选民在 2013 年的德国大选时的选举情况。资料来源:《法兰克福汇报》及选举研究组

3. 难民政策和移民政策主导了德国选民的政治选项

下图 (图 7) 反映了德国选民最为担心的事情。图中内容由上至下依次为: 70% 的选民担心德国社会日渐疏离, 62% 的选民担心犯罪率暴增, 46% 的德国选民认为德国国内的伊斯兰影响日渐增加, 超过 38% 的德国选民认为过多的外来移民进入德国, 将造成德国语言和文化的流失, 严重影响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而另择党恰恰以此为主要政治诉求。

„Ich mache mir große Sorgen, das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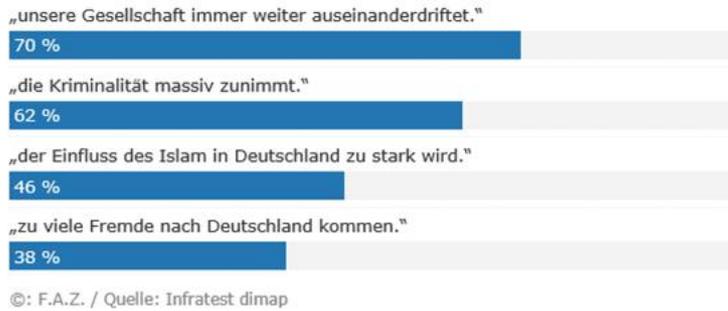


图 7: 德国选民最担忧的事情。资料来源:《法兰克福汇报》及 Infratest dimap 民调公司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网站在数据分析中称,有 55%的德国民众对德国本届政府的难民政策和移民政策的尤为不满,导致了联盟党失去多数选票。几乎一半的德国选民认为,只有另择党真正意识到了,德国民众正在失去安全感。53%的选民认为另择党的首要使命是改变德国政府的难民政策。不仅是另择党,自民党也从德国选民对德国大联合政府现行难民政策的不满中获利。

4. 选民对本届政府的满意程度较低

不仅是对现任政府的难民及移民政策不满,一半的德国选民对本届大联合政府整体表示不满意,而对社民党的满意度更低,只有 39%。虽然有 84%的德国选民对德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自身的经济状况满意,多数认为德国民主体制运作良好,但是这并没有体现在他们的政治选票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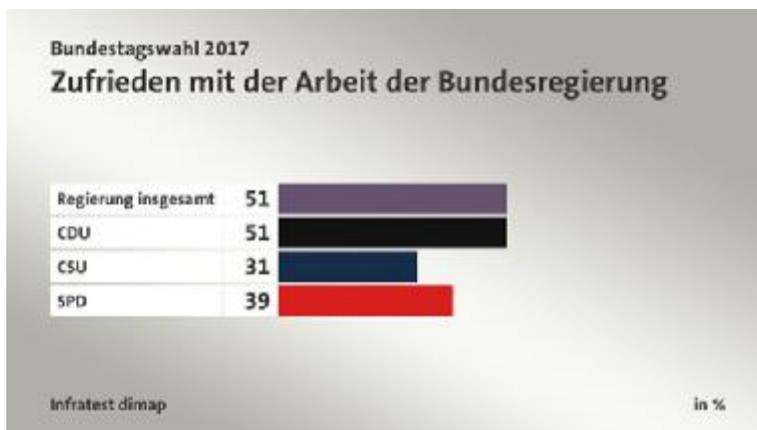


图 8: 选民对德国大联合政府的满意程度。资料来源: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网站及 Infratest dimap 民调公司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德国传统两大党的势力日渐走弱,从 1987 年的 81.3%降低到 2017 年的 53.4%,幅度达到 34.3%。



图 9: 德国传统两大政党的势力趋势。资料来源: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网站及 Infratest dimap 民调

原本在 2013 年投了联盟党的选民中有 98 万改投另择党, 占了 1818 万联盟党选民的 5.4%。也就是说 20 个联盟党选民中就有一个变节。原社民党选民也有 47 万改投了另择党。如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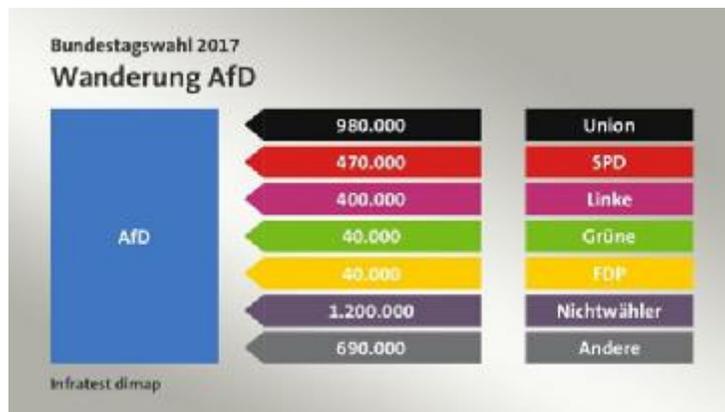


图 10: 德国另择党选民来源图, 图右由上至下依次为上次投了联盟党、社民党、左翼党、绿党、自民党、未参与投票的选民以及其他政党选民在 2017 年大选中改投另择党的数量。资料来源: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网站及 Infratest dimap 民调

5. 社民党失去其社会公正方面的亲民性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网站的研究分析称, 德国选民对社民党的满意程度只有 39%。社民党的核心理念——社会公正, 在德国大选中并没有发挥作用。80%的选民认为社民党并没有提出清晰的实施社会公正的措施。只有 38%的选民相信社民党是一个为社会公正而战的政党, 这个比率创下历史新低。社民党失去了 35 岁至 59 岁年龄段的公务员和受过高等教育选民的选票。

根据调研, 以下三个选民观点是社民党遭遇滑铁卢的原因; 66%的选民认为, 社民党与联盟党走得太近, 旗帜不够鲜明; 59%的选民认为, 舒尔茨作为德国总理候选人尚不够格; 59%的选民并不认为, 社民党能作为执政党独挡一面。如下图 (图 11):



图 11：为什么社民党日渐式微？资料来源：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网站及 Infratest dimap 民调

正是由于社民党在社会公正方面遭遇的不信任，另择党在各个年龄段、各个职业人群中收获了两位数百分比的选票。尤其在工人组别中，另择党的得票率高达 21%，在失业人群组别中更是高达 22%。如图 12：



图 12：各行业选民投另择党的比例，由上至下依次为整体得票率、工人群体、职员、公务员、个体商户、退休人员以及失业人员群体中另择党的得票率。资料来源：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网站及 Infratest dimap 民调

同观·德国 | 若默克尔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中德关系会怎样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芮悟峰（Wolfgang Röhr）

德国选民发话了：联邦总理默克尔领导下的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仅获 33% 的选票，为 1949 年以来的最差成绩，但依然成为最强政党。挑战者马丁·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不得不接受 20.5% 的得票率，同样也是该党的最糟糕成绩，并宣布不再与联盟党组建大联合政府。右翼保守的德国另择党赢得 12.6% 选票成为第三大党，并首次进入联邦议院——但是并没有参与组阁的机会。自民党获得 10.7% 的选票，将再次进入联邦议院，但是在参与执政的问题上，至少会表现得犹豫不决。左翼党（9.2%）和环保主义的绿党（8.9%）的得票率几乎没有变化，但后者很可能有机会参与执政。

大党式微，小党势锐

社民党在选举之夜宣布成为反对党之后，似乎有可能形成一个所谓的“牙买加联盟”，即以牙买加国旗的颜色命名：黑色代表联盟党，黄色代表自民党，绿色代表绿党。

在上周日的选举之后，德国联邦议院的组成将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将成为接下来几天广为热议的话题。这是真的：六个党派都将有代表进入联邦议院，为60年以来最多；党派立场横跨左倾至极右。

位于边缘以及中间地带的小党派变得比以往都更加强大，而像是联盟党和社民党这样的大党则大伤元气。组成默克尔第三届内阁的两大议会党团支持率共计下降14%，这对于这两大所谓的全民党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之前人们已经预计到支持率将会下降；在民主体中，执政党失利，反对党力量加强都是常事。但是如此大的损失是大家没有预料到的。

选民变了，还是政党变了？

但是，如果我们不看党派，而是观察政治阵营——选民的内容指向——那么第19届联邦议院和诸如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后第一次选举出的联邦议院并没有很大的区别。1990年的参选率为76.9%，这与上个星期天的情况极为相似，参选率为76.2%。

默克尔的基民盟的选民以及许多由于对之前各党派失望而这次将选票投给德国另择党的选民都来自市民阶层阵营：选举当日的民意调查显示，许多选民将选票投给德国另择党并不是因为认同他们的政治目标，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其他党派无法充分代表自己的诉求。如果把这些市民阶层选民在上周日的选票做个总计，票数有可能接近46%。而在1990年，有44%的人选择了市民阶层政党。

那么左翼阵营和社会民主阵营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上个星期天社民党和左翼党共同获得大约30%的选票；在1990年，社民党获得33%、左翼党获得2%，共计35%的选票。

上个星期天小型自由派阵营中的自民党获得了不到11%的选票。他们的结果与1990年几乎完全相同。只有绿党的得票率有着明显差异：上个星期天他们获得了将近9%的选票，而这个数字在1990年只有5%。

这表明，不是选民的政治观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是政党日益多元。右翼保守阵营的选民在今天选择了德国另择党，左派选民则决定投票给左翼党，从而削弱了大的全民党。

大选后德国政坛众生相

因此相对于德国政治氛围，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的各大党派更具有戏剧性。在联盟党中，将进一步加强关于是否应该纲领性地提出“明确立场”的讨论——对于2018年面临州议会选举的基社盟；或者是否应该继续在中间区域争取选民。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指责联邦总理通过废除征兵义务、能源转向、难民政策和同性伴侣婚姻等令基民盟出现向“社会民主”倾斜的倾向，从而加强了德国另择党的力量。

相应地，现在已经连续四次选举失利的社民党，尤其是在默克尔领导基民盟的时代，党内竟然换了八位主席！作为反对党，它以后也要讨论是否应该继续经典左派形象以争取左派选民，还是找到一条现代化新路，争取社会中占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选民。

德国另择党中右翼保守势力与右翼极端势力之间的内部冲突已经开始。在自民党中也存在着关于在与联盟党和绿党进行联盟谈判时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放宽自由主义思想的争论。绿党中始终存在原教旨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分裂，这在该党派成立以来经历的各次组阁谈判中均产生影响。

成功组阁后，有可能要等到 10 月份下萨克森州议会选举之后，甚至可能晚些时候，由来自哪个党派的哪些人领导外交部和财政部等中央部门将变得十分重要。默克尔又是否现在就让大家都知道由谁成为她的“接班人”，在 2021 年成为总理候选人？

默克尔的影响力下降？

默克尔总理为她的党派带来了自 1949 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那么她在自己的政党内是否仍然有能力执行这样的决定？或者说，我们在这几天体验到的，是否就是默克尔影响力下降的开始——这位“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的政治能量正在衰退？

应该说，默克尔在基民盟内部仍然受到认可，因为尽管带来巨大损失，她还是第四次成功地使联盟党遥遥领先成为最强的政党，没有人能够像她一样具备政府组阁的能力。而这在一个党派中十分重要。

这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意味着什么？对于联邦总理而言，新一届联盟将比以往的大联合政府和 2009 年至 2013 年的联盟党和自民党之间的联盟更加难以领导。在明确和坚定地代表德国立场方面，德国总理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但明确的外交政策路线或将继续推行。可以想象的是，将来德国对外将会出现更多声音，尤其是在欧洲政治领域，德国各执政党可能会追求不同的理念。对默克尔而言，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合作不再像她期望的那样简单。

但是这对联邦政府的对华政治几乎没有影响。它已经成为联邦总理的一个专属领域，默克尔的部长们在与中国的接触中也受到她最直接的授意。中国也很有可能继续认为，德国将在伊朗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等外交政策问题上继续与中国追求紧密的合作。美国总统的表态越不稳定，德国就会越重视来自中国的理性的声音。在经济政策领域，德国还将与中国在打击保护主义和促进自由贸易方面进行合作。但这不会阻止德国继续寻求德国公司在华市场准入的平等机会，以及在公共合同招标方面取得公平的竞争环境。上个星期日之后，德国仍是中国的好伙伴。

国际评论的第一反应纷纷强调，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如今德国联邦议会中也出现一个了右翼民族主义党，变得有些“正常”了。对于联邦总理来说，打造一个运作良好的执政联盟并对其进行治理将变得更加困难。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7 年 10 月 10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胡春春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